

無若使同房不相妬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若蘭
喻劉陽臺喻阮也尚見相臣之體

東平之母賈東平進侯時值入袞初度稱觴極一
時之盛及東平之降而戮也賈遂流離道傍無以
朝哺靖國之母徐卒于廬州送葬亦極一時之盛
及靖國死節竟瘞其旁千古憑弔生何足榮死何
足悲于二夫人見之矣

以書生談朝事其訛者十之三四故予刪其
訛而存其是非全錄也

求野錄一
卷

求野錄

客溪樵隱編

永曆十二年戊戌正月詔以原督師兵部尙書程源
爲禮部尙書都御史錢邦芭掌院事 賜故輔臣
吳毓貞范鑛等贈卹

鑛總督雲貴駐劄黔省時孫可望兩使李定國
一使白文選將兵赴黔與鑛盟共申信義扶明
之約鑛因從容爲定國文選開陳大義且曰萬
一可望渝盟奈何定國曰可望扶明我則奉之

若其渝盟我則殺之無難也迨後帝躡安龍可望強橫自恣無人臣禮文選燕見鑛有慙色邦芑巡撫四川時文選與忠國公王祥盟于烏江邦芑爲執牛耳後可望襲遵義王祥走死文選晤邦芑亦汗愧不能仰視邦芑曰非公賣國乃他人賣公耳因時閑燕言帝在安龍主辱臣死兩人泣數行下也于是文選對邦芑折箭自誓必殺可望會定國自粵西入安龍擁帝而南居間調護文選之力居多可望疑其有陰謀奪其

兵權幽之別室而鑛已憤卒莫有爲之解者可望脅程源爲兵部尙書時邦芑爲僧矣亦傳之至授詹事府正詹兩人遂密連行在舊臣皆交權可望鎮將此輩朴魯武人酒酣耳熱輒志可望罵曰剝一張賊皮又生一張賊皮耶源又乘間言于可望文選驍勇可用使功莫如使過文選以得還兵權迨交水戰勝文選馬寶雖爲功首而開導于平日與離間逆黨奮發忠義于臨時鑛源邦芑其功咸不可泯至是帝皆旌之時

馬吉祥用事頗忌源芑之來源功名自許入朝
 卽發吉祥奸狀吉翔嗾言者劾源曾臣事可望
 非純臣源發憤杜門不視事芑雖掌憲而督理
 晉王李定國之軍事者爲金維新秩左都御史
 位在芑上以故都御史待命閣下不發芑亦鬱
 鬱浮沉朝請而已毓貞與吉翔仇也鑛亦非吉
 翔所善贈卹皆不副望公論惜之

二月清師取湖南入武靖沅辰遂至貴陽安順巡
 撫冷孟能死之

于是粵西之南太四川之川南川東皆失自可
 望敗走朝廷論功行賞誇官設吏率皆宴飲恬

愉爭功修怨絕不以國事爲念部官二人

字禹藏人越人後死蠻中 次第進諫謂內患雖

其一人惜失其姓名焉 除外憂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頓及待兩虎之一

斃一傷以奮其勇而我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積

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于兵事者也胡亦

泄泄如是定國疑其劾已遠于帝前激切陳訴

帝擬杖二臣以謝之朝士交論其執不可移時

未决失陷之報踵至定國始遂巡引罪二臣乃得免

四月蜀王劉文秀薨

文秀之追可望至貴陽也盡收其潰兵可三萬人練以備邊漸有成局矣而晉王不悅請召之還并召諸將之在邊者與從可望之南犯者論功罪爲分兵多寡之地是以邊警猝至兵火其將將不得兵迄于大潰文秀先以正月還滇抑鬱不自得每屏人語曰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

至是病革上遺表曰我怯國事可預知臣精兵三萬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間嘗蓄金二十萬臣將郝承裔知之臣死之後若有倉猝至妻操盤匱以待臣子御駕勒以備誓御請駕幸蜀以十三家之兵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爲功也乃薨晉王惡之

七月晉王李定國秉黃鉞出師

令李承爵出左路壁黃草壩初三昇出中路壁雞公背白文選出右路壁遵義之孫界壩自三

方告急屢促定國師期輒云有待蓋隨妖人賈
自明之惑也自明善幻術多大言言上帝助兵
當以某日下爲木偶人數百皆長大許執旛幢
爲行陣久而無驗時已初秋矣定國怒而斬之
而諱其事乃出兵帝授以鉞鉞凡古命將之禮
無不備先由中路出關嶺後李承爵告急乃移
師黃草壩有以兵事諫者曰守石關一夫之力
能制勝久之踰石關營于遮炎河祁三昇壁雞
公背之絕頂糧少運艱士不宿飽孫家壩孤懸

滇蜀之表聲援不及識者俱以爲憂

十月晉王李定國告遮炎河之捷

十二月晉王李定國兵潰於遮炎河

于是雞公背孫家壩之師俱大潰

十五日帝出奔

李定國與清師戰于遮炎河之右小勝遂不
設備清師驟至壓其營而壘明日決戰南兵鎗
砲北兵弓矢日中不決忽大風北來金鎗失火
其地山茅野草烟焰障天北兵乘風馳射定國

驚懼棄衆先奔遂大潰十三日變服還滇請帝
出幸言戰守計者以爲書生不足聽也十四日
帝大集諸臣共議所之蜀王劉文秀之將陳建
等舉人秀遺表請華蜀定國曰蕞爾建昌何當
十萬人之至不如南楚緩出粵西急入交趾難
之者曰清兵乘勝踰黃草壩則臨沅廣南道路
中斷且喪敗之後馬能整兵以迎方張之勢不
可黔國公沐天波進議曰自迤西達緬甸其地
糧糗可資出邊則荒遠無際無一追勢稍緩据

大理兩關之險猶不失爲蒙段也帝可其議明
日駕遂發滇官兵男婦馬步從者數十萬人從
古乘與奔播未有若此之衆者時定國以大兵
殿後國勢旣搖人心思叛艾能奇之子承業糾
狄三賧等數人以驍卒千餘伏大寺中謀劫定
國而北定國覘者知其謀以告十八日晡時定
國遽卒兵千人嚴隊西走承業等不敢追

永曆十三年

己亥

正月初四日帝至永昌

帝發滇時百官護從軍民泣隨者日行不過三

十里其後兵士乏食恣取民間以至所在逃避
御前供頓缺而庶僚貧病扈蹕離次不前者甚
衆崎嶇過大理而定國亦至明日帝行定國請
堅守大理許之後數日白文選以孫界壩南潰
之兵至列陣下關衆尙萬餘定國以數百騎赴
之文選憤涕叱定國曰人主以全國全師畀王
一旦至此誰執其咎定國漸南向叩首曰帝幸
赦臣謂文選曰上旣赦我願身一死以贖前罪
文選收涕謝曰王許幾人死敵何益王行矣定

國遂行又數日清帥平西王吳三桂追文選及
之戰于下關又戰于丁當山文選敗南走入山
晉王李定國敗績于磨盤棄其軍走清師引還

先是定國聞文選敗遂渡潞江

即古怒江

至磨盤山

下即古羅民山諸將他趨者皆會勝兵萬人因

蠻云高麗貢

設三伏以待之以泰安伯竇民望爲初伏廣昌
侯高文貴爲二伏總兵王國爲三伏令曰須敵
至三伏舉礮首尾橫擊之清師至山下得降者
盧桂生言其計清師乃釋馬而步搜伏者望菁

荆野錄 七
莽叢積中失礮雨發民望不得已舉礮出戰三
伏亦發礮趨下救之戰于山下短兵相接自卯
迄午僵屍堵壘民望血戰不已中流矢死南兵
氣沮猶踞險而守及聞定國走將士失望半夜
散去定國當日坐山顛上聞信砲失序大驚曰
兵敗矣遂先走既踰險問帝安在知者曰帝西
行去去騰越已百里路界茶山緬甸之間定國
曰我焉從彼蹕而追者及之君臣俱死無益也
姑他往以圖再舉遂棄帝而奔二十四日帝南

行尙未知磨盤之濱野次未定而總兵楊武至
言定國遠逃追者將及帝遂接漸而行時漸昏
黑行數里失道途大谷中時距故處僅一望耳
宮人竄失公私囊橐多爲楊武劫奪
二十五日扈將孫崇雅劫擄殺害尤烈
二十八日扈衛靳統武引其众叛云
帝以從臣多叛決意入緬遂出鉄壁關關外卽
緬地矣緬酋使使迎之自稱于國也曰金樓白
象王蓋處則樓居出則乘象足不履地也進表

天朝則稱緬甸宣慰使臣某國人稱之則曰某
某法此言而公道主人也至是奉迎具表如常
儀復奏曰天王遠臨百蠻驚畏請從官以下勿
佩戎器馬吉翔傳旨從之諸從臣皆諫曰猛虎
所以威百獸者以有爪牙故也奈何自棄其防
以啟戒心不聽是日帝至芒漠緬人執禮甚恭
並進衣衾食物華亭侯王維恭謀擁太子還入
關由茶山出鶴麗不果
二月初一日帝至水次

緬人艤四舟以待帝一后及太子一司禮監李
國泰一文侯安馬吉翔一浮水東下卽大金沙
江其南與海接古稱黑水此其一也從官無舟
或水或陸聽其爲計先在騰越從官以下及婦
寺數尙四千及至蠻漠止一千四百五十餘人
至是僅六百四十六人而已
十八日帝至井梗駐蹕

因緬人奏宮室未備故暫憩也
二十日緬酋迎大臣議事

帝遣馬吉翔弟雄飛及鄔昌琦往及至酋亦不見令通事傳話所問者皆神宗時事二人未習中朝典故竟不能答緬人哂焉最後出神宗時勅書相示其寶文較今微異以爲僞又以黔國公沐天波征南將軍印驗之無異遂不言是役也行人不才遂開遠蠻以不恭之漸

三月黔國公沐天波等謀奉帝往就晉王李定國之師不果天波及綏寧伯蒲縷總兵王啟隆等謀奉帝往護撤孟良以就定國馬吉翔不從遂

止是月也緬人戕我從官以下數百人通政司朱蘊金姜承德自縊死自定國率殘潰之衆分道入緬焚掠劫殺十里相望緬人遂大發兵守隘與官軍忿怨益甚至是從官以下從陸者不知帝尚在井梗也竟抵緬都之亞哇城緬人以爲寇至發兵圍之被殺者過半餘安置遠方後竟無存焉

四月咸陽侯郝三昇帥師迎蹕

三昇上表迎帝緬人請勅止之諫者曰此我君

臣出險之一恃也不聽使丁調鼎及部司楊生
芳往以勅書止之曰朕已抗聞將軍善自爲計
三昇捧勅痛哭以爲帝眞航閩也遂撤師

五月初四日緬人以龍舟鼓樂迎帝次于者梗

亞哇城下有地名者梗卽大鷓鴣城舊池也界
大金沙大盈沙之間地饒而險緬人結草爲廬
編竹爲城帝入居之百官咸聚草次

初八日緬人來貢禮儀甚腆

自潰衆四掠百蠻受荼毒之慘然未敢謂人主

也三昇奉勅撤師之後緬人以帝威令尙行恐
一旦移蹕抒禍無計故迎帝優奉以爲緩急自
救之策且潛阻內外聲聞不通而帝益困矣

八月十五日緬酋脅黔國公沐天波執臣禮以見
學一土楊在行人任國璽疏劾之不報

緬俗八月十五日羣蠻贄見酋張嘉會以享之
至是紹天波至脅令從緬制白衣椎髻跣足領
諸海郡及棘夷酋長而拜以夸示遠近天波歸
而自守且曰我爲皇上屈也在等以天波貪生

辱國疏劾之留中不發

九月緬人進禾帝以廩給從官

永曆十四年

庚子

鞏昌王白文選帥師迎蹕次亞哇

城不克而還文選自大理之敗間道渡隴川潞
江踵帝之後以帝且入亞哇城矣二月中臨江
不知帝之所在還兵南甸者久之至是招集流
亡有精兵萬餘人是年七月復至江潞諭緬人
假道迎帝不許遂攻之垂克矣緬酋懼求勅止
之文選不奉詔謂使者曰前者邗將軍來詔云

已航聞若前詔爲真則今勅爲贗使今勅爲真
則航聞之後何自而來君非臣何以威衆臣非
君何以使人蠻人不足信也使者曰諾旣去不
復至緬人守益堅文選望鷓鴣城痛哭引兵去
九月帝椎御寶以頒從官之不能舉火者

先是楊武孫崇雅之叛乘輿輜重散亡殆盡至
沙漠惟中官餘金盆銀盃各一又爲輿夫盜逃
而庶僚之貧者饑寒藍縷鳩鵠不足喻也馬吉
翔李國泰以語激帝怒擲皇帝之寶令碎之以

濟從臣典璽李國用叩頭不敢奉詔吉翔國泰
竟璽以分餉焉時吉翔等擁貲自贍且縱博酣
飲高歌達旦安寢咫尺不顧也更值蠻人來市
無尊卑少長皆短衣岸幘與蠻婦坐地交易襍
以謔笑中國紀綱蕩然蠻人視之齒冷矣

永曆十五年辛丑二月鞏昌王白文選會晉王李定
國之師大敗緬兵於錫波

先是定國人緬中餘衆不過千許檄調諸將皆
以磨盤山之敗曰寔不相附遂引而南至順蒙

界外界地而食勢寔窘迫會慶國公賀九儀以
全師自廣南渡江龍江赴之精兵萬人攻孟良
拔其城池饒魚稻諸將稍集軍聲復振久之九
儀以文選先居木邦之南甸相去二千里不相
聞也迨攻緬兵還以不克爲恥知定國取孟良
并有九儀之衆乃爲書稍之責以大義定國遂
全師而四會文選于半途相與刑牲歃血誓必
克緬緬人知之拔其豪邊牙鮮邊牙裸爲大將
集兵十五萬人遇於錫波江上臨戰巨象千餘

夾以鎗礮陣橫二十里鳴鼓震天大噪而進二王之兵不及什一且戎器耗失所操惟長刀手槩白楛而已定國警衆橫擊之大敗緬兵僵死萬計殺其將邊牙牒而邊牙鮮猶收餘衆柵大榕樹林中蔭可百里其夕鳴鼓竟夜如列陣比曉竟走還無一存者二王遂渡錫波江臨大金沙江以壘緬城

四月晉王李定國等迎蹕不果引兵還至亦渺賴山師大潰

先是定國等兵宗大金沙江諭緬人假道入覲并責其象馬行糧爲入邊之計緬人不聽盡燒其江船沿江據險設礮以守月餘定國等以糧少氣阻緬中耆老曰從此而北至鬼窟山有大芭蕉林伐之作筏可渡旣渡尙有大居江阻之地饒材木居民數百家燒鑛治鉄舟可立具也定國從之浮蕉爲梁汔濟伐材設廠造舟焉未幾緬人斷浮橋優厰所而軍饑疫作死亡相繼時軍行皆挈眷以行老幼纍纍爲累不堪不得

已爲還君之策或曰緬中瘴癘夏秋爲甚加以
千里無烟人何以濟孟良不可得而返矣省地
民風沙擺古者在西南海上行月餘可至其地
高涼其產魚稻盍往諸定國等以從之行至亦
渺賴山下其山亘數百里登峯一覽竟其西南
大海矣是夕文選裨將趙得勝感其擁衆文選
白還且曰王母爲賀九儀之續文選入山据險
自保數日後定國不得已引餘兵三千間道還
孟良其後文選入邊遂迎降于清師

五月緬人弑其酋弟爲緬王

自潰兵躡入緬地其民罹兵火之厄死者幾半
國人懟其緬曰王迎帝故帝階之爲禍者王也
酋曰我迎帝不迎賊也賊禍我帝不禍我奈何
以是爲怨乎於是上下相猜忌今定國等來攻
酋之弟守景邁景線引蠻衆五萬人入援并大
出金帛以犒其衆諸蠻奮發凡爲戰守其畧一
出于酋之弟國人愛之遂歸心焉是月二十三
日縛酋置篋輿中投之江立其弟爲王遣弟來

告且紫金賀不報

六月緬人紹大小從臣盡殺之并圍行在漢人多遭其禍

前年八月黔國公沐天波屈拜緬酋其後外來兵迎緬人大恐又札迎天波乞詔諭止之且許資象馬糧糗相助入邊而外兵飄忽旣進速退是以蠻益輕我及二王亦渺賴山之潰蠻尤肆志然尙未敢爲逆也時清師平西王吳三桂旣留鎮其固山楊坤謀劾黔國公世守滇土以爲

磐石之計必入緬取帝以獻乃可遂上疏固請嚴檄緬酋令獻帝自効緬人于是謀殺從官以孤帝勢使人來曰賊衆潰矣緬土安矣請天朝大臣詛盟以相信也天波欲辭焉吉翔李國泰曰蠻人敬鬼重誓可往也乃行日向午緬人以兵三千圍行在索漢無少長貴賤皆飲及而死有竄入帝所伏匿者亦搜而殺之宮中兩貴人及命婦自縊死者相望伏屍枕籍良久緬人護駕宮大呼曰毋得驚害老皇帝亂始定移帝他

所緬僧使其徒來進食數日帝乃得進是日赴
咒水之會死知名者松茲王王某國公沐天波
文安侯馬吉翔都督馬雄飛綏寧伯蒲纓華亭
侯王維恭侍郎蔡士廉楊在御史任國璽鄔昌
琦部司楊生芳鄧居詔學錄潘潢典簿齊應選
總兵魏豹王起隆內臣李國泰等二十四人其
自縊行宮者吉王慈燿王妃張氏宗臣議添戚
臣王國璽錦衣衛官趙鳴鑑王大雄等二十三
人嗚呼行在諸臣雖賢不肖間殊其崎嶇守死

則一至是同爲一邱之貉而帝已爲三桂几上
肉矣緬人何足恨耶明日帝驚悸致病緬人恐
帝又不測無以致辭於三桂乃逃潔行宮迎帝
復入居之復貢衣被錦布等物

十二月初三日清師平西王吳三桂帥師臨江緬
人執

帝以獻三桂旣以大兵臨緬城大江緬人奉金
盤一十六枚置饌以迎卽日緬蠻來給帝曰李
定國兵又至矣馬步軍數萬列江畔索帝甚急

語未竟蠻人遂昇帝所坐以行後宮號哭震天
步從五里外乘舟渡河舟大不及陸三桂使將
負帝登岸帝問曰卿爲誰對曰臣平西王前鋒
章京高得捷也帝默然

初九日清師平西王吳三桂以師擁帝還滇

帝既還滇三桂遂以捷聞

晉王李定國薨

緬自萬曆中絕貢且據有木邦麓川及八百媳
婦之地雄視西南然與古刺暹羅兩國爲世讐

帝自蠻漢舟行從官雲散有入古刺者馬九功
江國泰等有人暹羅絕愛之妻以女如珍之兒
以女爲定國計妃于是問道通慇懃謀連兵攻
緬九攻等亦爲古刺招到潰兵得三千人亦到
書致定國相與犄角兩國之兵將發會三桂執
帝旋滇謀者以告定國聞之躡踊號哭自擲于
地者百計不食三日自表于上帝以祈死憤鬱
致病七日而薨暹羅古刺之師失望而返

永曆十六年

寅

四月二十五日吳三桂以帛進帝

所帝遂崩皇太子及皇姪殉之明亡

時在禺中忽大風霾黃霧彌天雷電交作空中

有二龍蜿蜒而逝滇民無不悲悼焉

是年三桂卽進爵爲親王益甲餘萬人移家口

于漢中姜厥功也其後緬蠻至者云晉王李定

國所墓地至今春草不生蠻人過之輒跪拜而

去

求野錄終

也是錄一卷